



欽天譜

蓋古曆建正作于孟春王者受命必推本天元
黃帝設靈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
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伶倫造
律呂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
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葦于
是時惠而辰從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
雜擾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使
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亂德二官廢職閏餘乖次

孟陬殄滅堯乃遂重黎之後使復典之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嗣是夏正以建寅月殷正以建丑月周正
以建子月惟秦正以建亥月謬自謂得水德之
瑞云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曆未能覩其真已造漢太初曆至孝成時
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
統曆而附會于易春秋後太初曆施行百餘年

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至元和太初失天
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時曆官張盛景防鮑
鄴也至熹平間月先曆食者十六會稽尉劉洪
悟以爲四分疏闊者斗分太多故也乃依易數
遁行相求爲乾象曆此漢曆五改之大凡也三
國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韓翊造黃初曆以
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小益斗分亦有微
錯楊偉因改造景初曆晉因景初改名泰始曆
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

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渡江後穆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然終晉之世惟用泰始餘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用焉比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後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

浩誅已又行正光曆東魏時以正光曆漸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興光曆至周明帝又造周曆然周齊並時而差一日頗露其謬嗣是正光廢而天和作矣隋時行劉焯皇極曆總六朝南北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以何承天爲宗北曆則依趙歐以爲據耳唐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曆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爲水渾圖以考日爲本當時以爲密開元中日食不效于是詔僧一行

作新曆曆成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
次爲大衍曆又詔日官課候靈臺大衍最爲密
近嗣是諸帝輒改曆爲至德爲五紀爲正元爲
觀象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昭宗更造崇元
皆因大衍舊術稍增損之以爲名也合而觀之
西漢曆莫善于太初東漢曆莫善于四分由魏
至隋莫善于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
欽天爲善諸曆多以律起大衍獨以易起以律
以易誠不知與天行何如也宋太祖時王處訥

上新曆號應天曆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
差詔吳昭素造新曆賜號乾元咸平中改儀天
天聖中改崇天英宗改明天熙寧中改奉天元
佑改觀天崇寧改占天已蔡京輔政時改紀元
南渡建炎改統元孝宗初時又改爲淳熙紹熙
改會元慶元改統天咸淳改成天鳴乎使其立
法昭合天行奚必數數更法更名哉蓋必有任
其責者矣元世祖命許衡郭守敬等領曆事守
敬于曆事最精言司天莫大于測景測景莫先

于儀表于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妙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皆以意創焉時遣監官十四人分道測景作懸正儀坐正儀令仰察躔離近取晷度微入刻抄遠周寰海酌稽中數垂五年而授時曆成密合天行遂冠千古蓋元雖夷而華戎一統無關梁鞞譯之阻遣官分測尉堠平晏然候者至北海而返北極高六十餘度惜未至九十度下晝夜一暮之處窮大圓之無窮也

欽天冊

古帝王莫不以欽若昊天爲首務敬授人時尤欽若之首務也授時莫先于定曆定曆莫先于觀象象者日月五星列宿也曆者日月五星所歷列宿之次舍也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邇古迄今以滋數而晦真象以滋象而晦真理數千年皆臆測也恭際我

高皇帝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祖堯典敬順之意詔欽天監五官正挈壺保章氏作大統曆損益

于勝國之授時參稽于西域回回曆二百六十年來天運地處日月不爭于所矣顧禮有待時而興天有待人而定者又際我

皇上道合三靈神通五氣卽位之初持允禮臣徐光啓之請修正大統曆茲十餘年已有崇禎曆書珍藏石渠金匱中其所刊定實有前古所未有十數事焉唐虞三代上哉夔乎春秋戰國之季閏餘垂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後儀式

是定然竟未可爲定也又百餘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晤月行有遲速不知月有三行一晝夜自東而西周三百六十度者一行也宗動天所帶動也一晝夜自西而東徑十三度有奇者二行也月本天所常動也出入黃道內外各八度如循環然三行也月小輪所自動也原無遲速而有遲速此其故也劉洪未之晤也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不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者月小日大非能掩日也日高月低適掩日

下之人眼耳故起虧時候方向不可一律齊也
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二統甲子曆始悟月食以
衝日宿度所在不知月借日爲光同度同道爲
地影所隔故月不受光地小日大月循小輪行
少移卽地影脫離故分數有多少時候有久暫
也而闇虛之說爲杜撰矣又五十七年何承天
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
晷景驗氣此氣盈朔虛之說所繇起也不知月
晝夜行十三度強二十七口周天矣其或多二

三日者以日行每晝夜一度積至三十度有奇
故又需二三日乃追及小餘大餘又自循小輪
之動爲差數氣盈朔虛之說亦杜撰也又六十
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
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不知二至二分乃宗
動天南北東西平分四界而列宿天亦東行堯
時冬至虛七度今冬至箕四度差六十度矣太
陽一躔南界卽爲冬至歲差者星差而日不差
也極星在周時卽爲北辰祖冲之所爲去不動

之處一度者今且去三度矣亦繇恒星東行以黃道爲腰以巳亥爲軸東入赤道裏二十三度強西出赤道外二十三度強不見狼星比古益高乎以理數推之恒星二萬五千餘年當一周天也日月無當食不食之事司曆者之過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豈止三十六史官之佚也天地如鷄子黃白似矣然謂天外有水海邊畔便與天接晉宋儒之陋也漢太初之密近司馬遷實職之謂起于鍾律今以其大餘小餘計之

則猶然古曆也唐大衍之密近以開元時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歷地最廣而謂數近于易則妄也不但于易無與于律亦無與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定斷竹之法可彷彿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明大都元宋以前但知曆法不知曆理以數作曆不如以故作曆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其故安在南北極星之高下其燦然者矣東

西赤道之正絡黃道之斜絡又其燦然者矣惟
春分至秋分多八日秋分至春分少八日則日
天東西之軸入赤道軸比八度前古所未知也
地小于星月小于地日大于地一百六十倍前
古所未知也地在天中如粒粟以地心之至重
處爲下四周皆以天爲上皆有人居合山海華
夷爲一球前古未之知也惟今時秘府藏萬國
圖書剡子之官梯航九萬里鞆譯而至南北兩
極之間黃赤二道之下並經親測日月之著明

星辰之彪列確乎有據宜疇人子弟及草澤耆
宿不能與之爭疏密遠近也蓋言數則愈煩難
愈疏遠言理則愈易簡愈密近開闢六千年之
天地至今日而羲和之官若復起渾天儀本羲
和舊器今變化而用之無窮蓋天周髀宣夜之
妄俱可廢矣或曰天官家言占候災祥禍福之
應若指諸掌大槩有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
所紀陽九百六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
薄蝕五星躔度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

葦宇凌變霜電震鷲之類是也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漢文以日食自代來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抑何其不令耶世治則麟鳳遊芝草生一見于漢桓之元嘉再見于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于石虎芝草數萬供養于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大抵人王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爲天地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管懼之幾何而不自流于驕且急耶不然故樂

避殿減膳非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者過賜租者則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始允舉耶古語云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雛爲太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惑爲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合譽欃槍矣平慮鬼目矣甘露雀餒矣故善言天者觀乎人善事天者修其人王者求端于天當念茲在茲治曆明時特其大者耳

制兵譜

有天地而有陰陽陰疑于陽必戰兵事之不可廢也在天垂象左角李右角將以拱天王帝庭唐虞以前黃帝涿鹿之戰顓頊共工之陳尚矣堯舜四罪而天下服士爲政無兵司也夏誓其扈商誓牧宮不詳見于載籍惟武王克商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周公因井田而定車徒兵農不分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蒐苗獮狩甚詳而不煩獨其諸侯四裔之役往往使方伯連帥

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于戰國周僅以空言彌縫于天下實不能常諸侯之巖邑裨帥矣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晉文接之蒐于被廬作三軍教其民清原之蒐復作五軍僭矣是時楚益大武王作荆尸以伐隋廣而爲三軍成王制若敖之六卒穆上田孟諸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陳莊王鄆之戰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說軍秦穆公霸

西戎作三軍孝公用商鞅法作什伍之制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逞總之爭于功利而非仁義之師也秦始皇裂侯置郡縣廢阡陌井田封建古意盪滅殆盡然不免爲後世選募徵調之祖云漢定天下踵秦置材官十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所以衛宮城也主之者衛尉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然皆隸于三公其郎從官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無非經明行修之士則宿衛之

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武帝盛兵威四夷分北軍爲八校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自此始矣期門羽林欽飛皆世家子弟爲之隸于光祿勳爲天子私人則常從自此始矣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太守無都試之役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又省關都尉又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時光武又在兵間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

慶夷至于桓靈之世黃巾盜起于是置八關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凡爲禁衛者皆非士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何進袁紹欲以除之突召邊將閹宦雖消董卓之禍起焉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獨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密移疇覺之哉晉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

峻以政扈爲國憂蓋其勢然耳隋之兵制大抵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煬帝征高麗之役集四方兵一百十三萬遠近騷動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云亡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及其末季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禁軍多領于宦官神策尉劉季述之禍作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拒虎進狼與漢亡之

時一轍也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番兵而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太祖太宗懲累朝方鎮逆命令將帥入奉朝請四方勁兵盡收入京畿揀練建隆時揀軍中強勇者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收募非材勇絕倫者不以應皆臨軒親閱而天下彊悍失職之徒悉爲良民之衛矣凌夷至熙寧廂軍猥多冗而不精復議銷并又復議保丁司馬光王安石辨

論不一天下苦之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然航海之後奄奄不振張韓劉岳四家兵高宗亦倚之亦忌之苗劉之亂有戒心焉故秦檜和議易成者一畏敵一畏四家故殺岳飛而不顧韓世忠遂跨驢西湖之上矣異時召白徒以勤王動數十萬潰敗之後俱化爲盜及其末也屈已講和晏安江沱元人問拘囚郝經之罪爲兵端伯顏臨江夏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于魯港皆數十萬衆不戰自潰嗚呼忍言哉元太

祖太宗相繼有西域中原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混一海宇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河洛山東則用蒙古探馬赤軍江淮以南則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殊得居重馭輕之勢承平旣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盜賊蠭起真王龍興回視伯顏下江南之日曾幾何時哉

制兵冊

國朝兵制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之制有二拱衛宮禁則有錦衣等十

六衛如漢南軍之制藩護畿輔則五軍都督所
領四十八衛如漢北軍之制國初設翼元帥府
立五軍營永樂間設三千營陳胡騎神機營練
火器總名三大營留都兵者洪武時定募金陵
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自京師達十郡國皆
立衛所指揮使領之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
害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天下承平日久
各軍祖孫相承漸以孱弱文武諸司占役頂替
包班弊蠹日業京兵與留都兵月食米一石月

無慮三十萬盡東南之民力所為漕南二糧飛
輓而至者悉為此象人戲兒所糜深可惜也各
邊主兵月食稟七八錢不等曰老家軍奄奄于
烽堠亭障間知不足恃而召募之兵有舊兵有
新兵有舊新兵有新新兵各宿將公倚家丁為
命一大將能養四五百丁者稱上將丁內半用
降心值有警稍稍恃此追逐耳內衛所軍有食
于屯田者或為漕卒或守城或為各衙門廬兒
傳呼肩薪汲水而已能秋毫備緩急哉一軍逃

故勾之原籍里族盡騷所勾之軍僅具五官無裨乘障一值有警四出招兵增餉無紀歷朝議臣或曰選民兵或曰行保甲或曰練土著或曰覈機快一法甫立一弊旋生究竟只苦此民耳先儒王世貞有言曰今國家之患莫大于聚天下不戰之兵于京師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歲漕四百萬石率三石致一石民亦勞止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以資

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彊以爲弱戰則轉弱以爲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然汰兵而兵之失計者率颺而爲盜今之流賊強半出西北邊丁汰亦談何容易但事故之缺勿補備兵營爲老家居者可漸減也慣戰必藉突丁而不可分處以內地不可專率以漢將山海關外與居庸關外神京肩背各精練突漢騎

三萬大將用漢裨將用達種之習于漢者保定
初設都司統五衛故有土達在亦應精練一二
萬此三路兵務需人人有甲有馬優其餼廩不
以地方城守之責屬之專備調遣禦寇防敵各
邊守口之兵切勿輕動暇則令建威銷萌急則
令赴湯蹈火

天子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燕趙三河二東之
間豈無樂毅廉頗孫臏田忌之徒供

盛朝之驅遣乎若南都八萬額軍全不授甲徒
怙天塹以怡堂根本重地亦未可泄泄也黔蜀
楚粵土司兵調選其最精者亦可應急然駕馭
爲難耳嗚呼談兵制于今中外交訁之秋因病
以發藥齊儒生帖括陳腐之談當付之祖龍一
炬乃可蓋民窮財殫于今爲極政不必多制以
梯亂是古而非今三方布置四事保民十策保
邦功效安在徒起百姓耳天下之事見以爲名
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迫得以
爲功而元老耆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

弭盜譜

成周盛時太宰司徒率黨正鄉師閑民邪僻士
師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人卽
其同什伍者比而同之以搏盜賊外則有野廬
氏掌達國道路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櫟者杜微防萌止邪于未形也春秋時晉國苦
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而得其情晉悼公使
視盜百不失一趙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
盜不盡矣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盜殘卻雍

晉侯大駭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隋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大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遣蒙恬築長城勞役無度至二世又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天下愁怨會大雨度失期當斬陳勝吳廣爲屯長斬木揭竿一呼響應乃爲壇而稱大楚漢興高文與民休息幾

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薦出權筭告緡天下重足而立東方盜起殺二千石取庫兵篡死囚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盜賊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宣帝時渤海盜起丞相御史舉龔遂遂年七十餘入對曰海內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

赤子弄兵潢池中今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
悅曰固欲安之也遂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持鈎鉏者皆爲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
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教養久之膠東盜起天
子拜張敞膠東相敞至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者上名尚書得補
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轉相捕斬吏民翕然

尹翁歸守右扶風先迹姦邪縣縣有名籍盜賊
發輒召其縣長吏告以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無
有遺脫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
伍長不得舍姦人盜不敢入界尹賞以三輔高
等選守長安令穿獄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
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被鎧杆持刀兵悉籍起之得數百
人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見十置

一盡以次納虎穴中數日後便輿出瘞寺門桓東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親用之爲瓜牙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于凡吏王莽時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將兵十萬討之所至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赤眉尚可太師殺我建武時郭攸爲漁陽守討戮渠帥盜賊消散後爲潁川招懷山賊束手詣降元初二年朝歌賊窋季等攻殺長吏虞詡至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者爲下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伏兵待之又潛遣貧人備作賊衣以采縑縫其裾爲識出市里吏輒禽之咸稱神明皇甫嵩討黃巾張角請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頒軍士帝從之竟以成功孫權遣陸遜討丹陽賊費棧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
盪除後魏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俄頃之
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禽
獲若隋亡于盜與秦相類秦始皇并吞六國隋
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徭役不息民不聊生豈非千古爛鑒
哉唐太宗初卽位羣臣請重法以禁盜太宗哂
曰民之所以爲盜繇賦役繁重若輕徭省費選

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
耶故貞觀之世外戶不閉商旅露宿焉太中時
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始至軍
食方急遽散穀賑民不置烽燧使懦卒爲候騎
卒以取勝或問其故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
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恐以資賊
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
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何也被勇卒見賊鬪死
則賊至不知矣乾符時宛胸人黃巢與濮州人

王仙芝俱販私鹽爲事攻剽州縣山東民之困
于重斂者皆歸之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陷東都
又自潼關入長安舉衆大呼聲振河華稱齊帝
于時南衙大臣皆出比司之門鮮廼心救世者
宋太宗時青城民作亂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
實以錢惡其誅未無厭也詔以張詠知益州計
平之比真宗咸平元年蜀亂復以詠知益州民
鼓舞相慶乃易以寬人情尉愜蓋遠方州縣得
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

三萬人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曰民常
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故寬法而選吏責以大
綱畧其小過使豪傑得展其才猷而免其懷危
內顧乃可以濟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清溪民
方臘激于朱勔花石綱之擾以誅勔爲名起作
亂童貫率蕃漢兵十五萬討之卽承詔罷花石
綱吳民大悅元至正時海寇方國珍爲亂董搏
霄等討之皆大潰郝萬戶被禽脅使求招安賂
遺于高麗后特旨釋之盜賊關通官中元之時

政豈復可問哉

弭盜冊

高皇帝取天下于羣盜之手比逐故元威靈烜赫

文宣相承武節焱舉山君鉗子輩悉化爲負耒耕犢之良

列聖遞執陶鈞三階朗耀弧矢星射狼鬣無芒角變色之象久矣惟正德之季劉齊擾攘燕齊豫楚間爪牙之臣若陸完張縉彭澤輩張弛合

度蹙之狼山以海風波振盪乃除自是如大秦之討平鄖陽之開設虔州之勦撫韓項兩襄毅王文成奏厥膚功安于覆孟若河南師尚詔廣東張璉江西華林瑪瑙諸賊特螻蟻之攘耳獨今之流寇起于崇禎已已延綏之邊丁因歲儉米直騰躍瞋目語難全秦皆蹂

上已逮延撫楊鶴秦撫練國事置獄謫戍壬申以前賊尚未敢出潼關一步也滋蔓垂十餘年闌而走豫走蜀走楚走鳳滁攻城畧郡邑所向

未有抗者

上復誅論督撫楊一鵬熊文燦等戊督撫陳奇
倫蔣允儀等豫撫之自殺卽撫之就繫者纍纍
楊嗣昌特承眷異捧尚方以出垂二年不得其
要領辛巳忽陷襄洛兩親藩死之嗣昌聞報隨
物故壬午又陷南陽戕親藩而殺總兵猛如虎
陷項城信陽三十餘州縣督臣傅宗龍又死之
此真乾坤之異變堂陞疾首痛心之時也聞宥
獄中舊督孫傳庭以原官將京營軍貳萬式遄

南行矣然所以致賊勢之披猖者百姓附之也
百姓附之者苦于歲之災歎官之征求兵之淫
掠而京軍怙中貴臣督撫亦怙中貴臣其不用
命而爲騷害又更倍于諸軍也文臣死封疆固
矣而武臣之法不盡行又不宜盡行真時事之
極蠹乎聞尚有降丁可戰而將以不可行法之
武臣則駕馭繚籠有百倍難者夫賊皆馬我兵
不能皆馬賊望屋而食食已厚賞其值隨馳去
我兵亦望屋而食食已且寢處其室焉寧逢赤

眉不逢太師良非虛謠也往賊下城殺人今賊
下城不殺人且分錢穀以振人我兵所過荆棘
生焉是爲賊驅民者兵而賊反以勦兵安民爲
號不大可恨哉爲今之計須獎勵降丁令其盡
力而又調宣遼慣戰胡漢騎一二萬若壬申之
調吳襄祖大弼等將招練營勁卒擊東萊東牟
不待交綏卽遁者乃可汎遣而遷延不如一舉
如疾決事之理也然固圍甚急敢云輕撤邊兵
而西款當尋難以拘執腐論東與西不同種西
固我七十年封貢市賞之屬也通觀漢唐疆時
禦戎之事何如弱宋之事何如則策可立決矣
班定遠護烏孫制服單於郭子儀藉回紇收復
兩京前規具在馭裔弭盜一舉兩得事在燃眉
願

廟堂之上早計之而盡蠲中州本折之徵以收
離散之民心寬馭諸守臣轡策責効桑榆倘賊
仍入蜀則秦塞棧道楚塞夷陵鄖塞武關乘蜀
之險起土司精兵肆出扼要害疏捕之庶幾可

文直行書
明策
收盪平之績也

明刑譜

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金作贖刑眚灾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帝簡臯陶申命之曰寇賊姦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
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周建三典以刑邦國
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
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官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
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
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圉完者使守
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
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周道旣衰穆王
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鬻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盖多于平邦
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凌夷至

戰國春秋之季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秦始皇吞
併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
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
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
二世師趙高嚴督責暴踰膏柱刑酷燃炭天道
張弓公子公主駢首死死骨肉相屠將吏外市
竟至敗亡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
苛氓民大悅已相國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于
時者作律九章曹參填以無爲從民之欲內不

擾亂是以惠帝之時衣食滋殖孝文躬修玄默
減省租賦將相皆舊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從寬
厚告訐之俗易風流醇美禁網䟽濶選張釋之
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
四百有刑措之風已除肉刑景帝卽位減定笞
律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武帝外事四夷之功
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姦軌不勝招進張湯
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轉相比况姦吏因緣爲市廷尉都官決獄至

數萬宣帝自在問閫而知其若此于是選于定
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
請讞是矣然趙蓋韓楊之死史論稱其斷削漢
家元氣成元之際寬詔時頒有司不能建立明
制爲一代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王莽作焚如之刑亟招天殄光武中興除
莽苛政明帝雖從嚴切而章帝納陳寵大絃急
小絃絕之喻事從寬厚和帝以陳寵爲廷尉仁
愆見矣廼謀及鄭衆誅竇憲勾盾令封侯大阿

創柄拒狼進虎賞罰無章安順以後乳母宦官
爲政黨錮之禍火炎崑崗獨諸葛亮輔蜀之初
頗用刑亂從重之意然恩威白著西土咸服魏
晉六朝刑賞無足紀者而隋煬慘酷與秦二世
同途至唐太宗貞觀治理有文景遺風史臣載
其有一歲決死刑止二十九人者真千年一日
也惟是家法不端武氏之禍起于繼代開告密
門撰羅織經周興來俊臣之徒相矜以虐枷研
楔轂摺膺籤爪千古奇刑請君入甕酷吏之報

亦不轉漏玄宗一日殺三千李林甫以刑帶受
賞殊可笑也德宗以後諸帝雖屢有片風樓肆
赦詔書乃藩鎮宦官鴟張狐伏盜賊起而唐社
屋矣遑問三典五刑哉宋太祖取天下於孤兒
寡婦之手跡其功力原不足以衍三百年之祚
然壹是以仁恕寬厚爲立國規模竟宋三百年
士大夫有罪止于嶺海之投甚得古人盤水加
劍刑不上大夫之意所以雖丁式微衰敗艱難
險阻又有文天祥陸秀夫諸臣不惜九死以留

乾坤忠義一派之傳則不殺士大夫之報也

明刑冊

夫刑法非聖人之得已也先王懼民之有爭心也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猶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孝之師民于是可任使而不生禍亂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主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聖人因天秩而作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拲

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弊孔子曰如有王者興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之一堂之上也禹謨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法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口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是聖人制刑立法開明天下萬世諄諄以不忍之心爲不忍之言立教如此其詳且盡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五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

明典乘故元濁穢之餘

高帝撥亂世而反之正稽古據今定爲大明律

例精詳穩確而又以

大誥訓民曰能熟大誥者減等舉古人三省八議之意包含遍覆出之于哀矜勿喜期之于整齊戒導而止是非國家之刑書國家之禮書也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萬世無敵可矣乃野史妄論胡藍之獄江海有餘波革除之時雷霆有溢怒然此乃所司奉行之過又值運會之激豈二聖之本心哉惟二正之季生殺之柄一盜于豎振一盜于豎瑾瑜楊弁徒多忠魂楚摺株求

多怨鬼而天啓之季復盜于豎賢亦不幸視二正尤甚乃三豎之惡報一轍繇歷朝之公論同符然二正之豎豎自為之天啓之豎則士大夫共為之恭際我

皇上英明撫運大阿獨柄體國人之心行士師之法絕無餘波溢怒臯陶謨虞驩毗放舜不是過也乃邇來中外多故戎寇搶攘人臣不能建廓清之勲已 有罪矣乃因循不已流為冗關冗關不已又流為貪昏則

穆清之宵旰紆渙無期不得不刺求微密嚴操
三尺以從事文武大小臣工纍纍乎盆死圜扉
暴陳都市緣情服讐夫復何辭乃捨攘愈甚戡
定無期而天灾沓至連年燔極流亡滿路盜賊
衝擊禍亂饑荒爲從來所未有固魏相蕭望之
所云大軍凶年氣若相召而

皇上憬然爲湯武之罪已頌繫畢刑已責貫通
舉逸納諫罷內操罷刺事若厭十餘年之精急
更爲一朝之寬大宋景公一言法星三徙彼小

國之君爾爾况以

聖天子之轉圜而不爲

上帝之昭鑒哉仰窺

皇上市事法

肅皇帝嘉靖時乎兩薄都郊所誅論文武大臣
不四五人餘杖遣削籍耳且從輔臣徐階之請
釋故將徐仁戴綸之死出而鑿賊景泰時干謙
亦請釋石亨之死逐比有功則大易議獄緩死
之文真可備黼座箴已卯之秋一日而三十餘

員就論合先後大臣之就論比于嘉靖時不無
微溢乎臯陶曰殺之三帝曰宥之三今司寇所
論覆必蒙嚴駁大明律例金石不刊邇來多從
加等事無正律有司輒竒請它比似非
祖宗立法之意然皆向來大臣阿曲逢迎莫有
以寬大之說訥約自牖者今果在

聖明洞燭中矣夫操琴瑟者大絃急則小絃絕
庶獄庶慎古之經也位天育地萬物實與喜怒
之中和相關天子一喜流慶萬邦天子一怒伏
尸千里臣下拮据特精術之填海耳草野片曝
敢以中和二字進古語云三王之世如春又曰
化國之日紆以長伏願簡靜平恕執大象運化
于陶鈞俾臣民游于

皇路蕩蕩便便中

天心未有不回而嘉禱者以關雎麟趾之意而
行周官之法度太和自在

盛明宇宙間行且開壽域登春臺雲潤星輝河
清海晏壤一莖六穗于忘犧雙角共甌之獸矣

又奚荒亂之足虞哉

講策

治河譜

禹治河發跡壺口治梁及岐南至於華陰東至
底柱及盟津解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灑一渠以引
其河載之高地過洛水至大陸播爲九河以入
海冀州旣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
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魯餘鞏洛而
入河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山東自揚而
入于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泗州治而河

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沱江淮
又而洪水定先是禹治水七年久傷功未就爰
上觀于河河精受圖乃北見六子獲玉璽之書
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
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
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聞窺委
黃帝書乃登黼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
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主名
山川以利於民山川理脉畢究其故草木金走

蜚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古人
云禹之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亦越天
殷河數圯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
塞猶近循禹之跡故也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矜
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以自便利
以鄰爲壑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潰金隄于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南注鉅
野通于淮泗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
壞後二十餘年武帝封禪還自臨決河湛白馬

玉璽從官負薪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宣房後復北決于館陶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又決東郡河隄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于是改元河平後二歲復決平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諸郡皆引河灌田春夏少水河

流遲貯稍益高于平地積築垣而堵水也東漢建武時河決積久光武用鄧禹張汜言民不堪命宜須平靜遂止堤游後汴渠東侵永平間王景修汴渠費以百億計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嘗間溢爲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宋太祖時遣使案行河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注之患自是決東平之竹村決陽武決

澶鄆遣使繕治歲以爲常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詔曹翰護作皆塞太宗時河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火牢加壁以祭發卒治已乃塞真宗時棗州河決聶家口仁宗時決橫壠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湖口而決矣已而河溢大名又決澶州溢汭黃決鄭州又溢滄州南皮元佑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卒以議論不一罷

宋河決多北議者欲回欲筭政和間巨漈之防雖成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砦民夫多漂溺都水使孟昌齡父子相繼領職聚斂結權要冒爵賞至靖康雖罷出而國已南矣總之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鹵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獻策乃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凡二百八十里

有奇興工五閱月諸埽堤成復河故道特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河平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寇起矣

治河冊

國家都燕仰粟于東南淮如朱鳥之味河如員官焉漢唐宋防河之害止耳今則資漕之利得其利則害自除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治河之譜自禹貢歷勝國章章列諸右方以俟

夷考者且畧條國家先後因革之故可乎景泰中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以爲河水過則害微則利法應節過而導微爰作堵水閘疏水渠作長堰至萬丈柵木撻竹裹石擊之以鐵曰合土木火令以平水性也載在功宗矣弘治中河決原武侍郎白昂治之䟽鑿股引有方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已復決張秋奪汶入海劉大夏治之役夫十二萬先治上流濬賈魯舊河而後于張秋築臺立表負薪沉璧費擬

宣房功成瓠子嘉靖間決魚臺谷亭十三年廟
道口復淤河隄使者役丁夫十四萬濬之四閱
月始成而河忽繇趙皮寨向亳渦谷亭之流遂
絕秋冬間忽復決夏邑經蕭縣入徐下二洪其
趙皮決俄塞四十五年塞龐家屯全河北徙不
可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
素善畫因河所欲注處開之合決河深川之文
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竟新河就暨西
堤亦成洳河之議起于翁大立朱衡而成于李

化龍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流沙淤壅如
梯關入海之路六哽淮揚悉爲巨浸議者洵洵
主濬海口以通之留諸決口毋塞借勢開支河
以殺汗漫似也都御史潘季馴獨謂海口潮汐
之所從出入沙隨撥隨淤如畫脂何可濬水岐
分之則力益弱安能刮除成空導河卽所以濬
海強水乃可以刷沙于是建五壩于淮築縷隄
于黃又築遙隄于縷隄之外倘其遇異常之汎
縷隄不支至遙堤而極此亦善畫也雖厚費可

以經遠矣萬曆中決魚臺決濟寧決巨野決邳州決泗州祖陵松栢半稿于水時議者力主分黃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堙口數十萬金錢靡矣徐邳之流幾斷後挑朱旺口靡不訾而河始復之徐邳李化龍一意鑄廣泲河從邳州入口用以避徐洪邇復繇宿遷入駱馬湖則借爲漕者僅桃源清河二百里耳豈不亦徑哉及天時不可度思人官莫必其命崇禎壬申以後大浸甲寅以後黃復分衝宿遷之味總河臣屢

逮置獄矣庚辰以後又苦汙臨濟一綫衣帶水蹇澁邗溝在淮揚者徃晝夜舳舻如駛今且涸竟可履綦行黃河南北畚鍤之役如雲乃漕不如期盜復爲梗何以充太倉三九年之積哉愚以爲治黃之法莫善于因河所欲注而鑄廣之而股引之故道不必膠新道毋輕鑿也脩河之力以強水刮沙亦理之不可易者旱溢之數與朝廷政治相關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師大禹之智度

之于軌儀上帝嘉嚮海內承福是在君相之制
量調燮哉



